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
第三十九回 夜行鬼戲耍捉刺客 雲中燕路遇陰陽鬼

話說杜林抹死焦英，忙用腿一拱他，死屍便爬在崔成身上了。杜林一長腰，便躡進蒿草之中，到了那裡看著。此時崔成是竟等一死，誰知嘖嘖一聲，有物件打在自己身上。自己平時聽見鏢行三老說過：昏昏沉沉便是死啦。再說，咬手指頭，若是疼，便可知道自己沒死。想到此處，將手伸入口內，用牙一咬知道疼，這才知道自己沒死。翻身起來，將焦英的死屍推在一旁。崔成當時把他的腰中銀錢，全給掏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小子，你也有今日。這不定是哪位俠客爺，將你斬首，搭救我的性命。這可是我的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一般。」忙向四外一看，不見有人。此時滿天的星斗，遂向四外說道：「是哪一位俠客爺救我一命，可以請出來，我見一見，日後准知道是哪位搭救於我，將來我好登莊。」且說崔成，來到鬆林，於是看東西物件，一樣不短。死屍是埋好啦，天光就快亮啦。他便一狠心，離開山東省。他饑餐渴飲，曉行夜住，來到西川地面。不由自己心裡暗想：我到西川投奔誰家？見人打聽馬家的財主在哪裡住，有人告訴他奔回裡屯，來到四里屯的街當中，在那裡一練把式，自己把刀法練好，自有你吃飯之所。崔成說：「四里屯在哪裡？」此人說：「在街的當中。」崔成一聽此言，謝了人家，他便一直打聽著，來到四里屯的街當中，看見有一個空地。書中暗表，這個空場，乃是糧食市。他就在這裡將小包袱放下，將大氅脫啦，絹帕蒙頭，前後撮打拱手，將刀摘下，將□字絆絲鸞帶繫了緊，便在場中打了一趟大紅拳，踢了一趟潭腿，按潭腿一共□二趟，一趟分八腿，一腿分八招。時常有人說：三縷毛，四門斗。這話是被人叫白啦，其實是三手忙、四面走。崔成他一練，很有個樣子。往高一縱，真有七八尺。往下一伏，鼻樑子著地。練得工夫不大，外邊就站了一片人。內中有人說話，說道：「練把式的，你這是哪一門的？」崔成一聞此言，連忙收住拳腳，問道：「哪位朋友問？」旁邊有人答言，說道：「你要問是誰問的，不錯，是我問的。」崔成一看此人身高九尺開外，胸前厚，膀背寬，精神足滿。往面上看，面如薑黃，尖腦門，細眉毛，長眼睛，黑眼珠太小，白眼珠大。蒜頭的鼻子，薄片嘴。一嘴碎芝麻牙，小元寶耳朵，光頭未戴帽。高挽牛心發髻，竹簪別頂。藍綢子褲褂，絨繩□字絆。青抄包紮腰，灑鞋白襪子，花布的裹腿，手中提著一包袱。此人來到了裡邊。崔成問道：「閣下貴姓啊？」來人說：「我姓王名凱，人送外號鏢連槍。」王凱說：「你貴姓？」崔成也通了名姓，王凱說：「你祖居何地？」崔成說：「山東東昌府的人。」王凱說：「你是東昌府的人氏！來到地面，有何貴幹呢？」崔成說：「我來到此地，為是訪一位朋友。可惜無有引線之人。」王凱說：「你我二人插拳比武，就是以武會友。我可以給你找一個安身之處，我那佔山為王的賓朋不少。」崔成說：「我是那二□四門前三門。」他一聽是蓮花門的人，要跟他插拳比武，不由心中暗想：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領，遂說：『朋友今天你來到此處，問我是哪一門的人。你取其何意？』」王凱說：「我問你是哪一門的人，這是賞你好大臉。」崔成說：「你不賞大臉又當如何？」王凱說：「我是揚拳便打。」說到此處，上前提手一晃，劈面掌，往下打來，五臟內就得受傷。什麼切掌踏掌，這全算是氣功能為。要是金鐘罩的功夫，也是怕這幾手。後文書大蓮口赴會，生鐵佛伍雲僧，乃是金鐘罩護體，被石祿一撮掌，打出了血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如今且說崔成使了一個撮掌，王凱連忙使了一個縮頸藏頭式，躲過此掌。崔成見他躲過切掌，當時左腳尖一點地，右腳一用力，立時繞到王凱的身背後。來到他身後，反背擦陰一掌打去。王凱再想躲，那就來不及啦。「吧」的一聲就打在背脊上啦，打得他往前出去好幾步，險些爬下。自己覺著心中不合適，啞喉一發甜，「哇」的一聲，一口鮮血就噴了出來啦，兩眼一發黑。外面有人喊道：「王賢弟不要擔驚！他不是一個小山東嗎，待我來交戰於他。」王凱抬頭一看，遂叫道：「三哥呀，你可多小心了！小輩手下太黑，武藝太高，在你我的肩左。」崔成一見，說話之人身高八尺開外，細條身材，頭頂上有幾個包，又有四五個肉瘤子。書中暗表，他有七個肉瘤，連他頭，因此得外號，叫八頭太歲，姓孔名方。他是西川孔家寨的，皆因銀花溝是走了一個普蓮，他才來到此處。今天他見王凱被人打吐血，這才上前搭話，便問道：「你就是崔成嗎？」崔成說：「不錯，正是在下。」孔方說：「崔成你從山東省來到此地，不知維持朋友，你反倒見一個就比下去一個，那你豈不是早晚失敗嗎？沒別的可說，今天咱們二人插拳比武。你要是勝的了我，立時我把你引到山上，大小給你個坐位。」崔成說：「閣下，你有多大的本領？你祖居那一處？」孔方說：「我乃是大龍山後孔家寨。我們那裡，除去太歲，就是閻王。」崔成說：「這麼說我得跟閣下領教一二。」孔方便將大衣頭巾中行摘下，說道：「王賢弟，你先給我看守這兩樣東西，待我與你報這一掌之仇。」崔成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休要口出大話！今天咱們比武，我要不把你頭頂上的肉瘤子，一個一個的全給揪了下來，你也不知道我的厲害。」說話之間，伸手取出匕首刀來，約有七寸來長，光亮無比，風霜的快。「孔方，我先把你的頂門的那個給你拉下去吧，省得戴帽礙事。」孔方一聽，心中大怒，上前提手一晃迎面一掌，兩個人當時就打了起來。這二人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。崔成右手的刀，往下一垂，左手伸開是一切掌，用磕膝蓋一頂他前胸，這一掌正打在他脖子上，那孔方往前搶了兩步。崔成好有一比，打閃的一個樣，用刀一走，「倏」的一聲，他頭頂上的粉瘤子，當時就落了下來。這一來戴帽子真合適啦，孔方頭上的血就下來啦。崔成說：「這你戴帽子可就好啦。休要見怪，是我走手了。」孔方說：「崔成你不用擔驚，我並不惱你。這不是當著大家你把我的肉瘤子給拉下去啦嗎，我倒愛你是英雄。你把藥取出來，先給我上點，咱們弟兄是不打不交。你不在山東，來到西川，所為那般呢？」崔成便將山東之事細說了一遍，可沒說殺了一個焦英。孔方一聽：「這個杜林，別看人小膽子可真不小。□四歲的娃娃，怔敢亮刀殺人。你不是給我削去一個包嗎，你看我耳下這個包兒，才危險啦。那年我與他動手。小輩給我一刀，將耳下瘤划破。那時他要往下一垂腕子，我的人頭就掉了。你是山東省的人，我倒要跟你交交。你要是立著刀下來，焉有我的命在？」崔成一聞此言，連忙取出藥來，與他敷在刀傷之上，遂說：「你我沒有多大冤仇，不過是見面之情罷了。」孔方說：「你隨我來。」當下兩個人來到羅家店，正趕上羅文龍在門前站著。崔成說：「這就是羅家店嗎？」孔方說：「不錯，這裡正是羅家店。此位乃是我的拜兄，金棍將羅文龍。」羅文龍一聞此言，連忙問道：「孔賢弟這位是幹什麼的？」孔方說：「這位在糧食市賣武藝，武藝超群。」羅文龍道：「賢弟呀，他可是山東省的人氏？與咱們西川路人，脾胃可大不相同。」孔方說：「兄長，你可不要提話打岔。那山東省的人，也有交友之道。咱們西川也有不好鬥的。」羅文龍道：「此人貴姓？」孔方說：「此人姓崔名成，雲中燕子便是。」羅文龍說：「好，那麼請進來吧！」當下將他二人請進櫃房屋中，分賓主落坐。他這才追問崔成的前情。

書中墊筆書，他不得不撒謊。他早就知道西川路蓮花黨的人，久迎山東保鏢的為仇作對，因此他才改為假話。羅文龍說：「孔賢弟你被他給你削下一個粉瘤子去，從今後我與你改個外號，叫做多頭太歲吧。咱們哥三個說一句笑話，你見著一個山東人，你就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，自己的勁兒不小。你是藝高人膽大，在咱們西川路上，有個三□里五□里的，有你這麼一個八頭太歲孔方，你要真是像咱們門長那樣的名譽，我全不囑咐於你。」羅文龍懷壯志，說話全是隨便的。「山東省人，人家全是齊心，互相幫助，位位的全是手黑。孔賢弟，你也算是兩世為人。崔賢弟，你們貴省人，保鏢的最多，護院的也不少。咱們江湖之中，成名的不少。山東省人脾氣猛烈，好打路見不平。一提起來山東省三個字來，是人人皆愛。」崔成說：「羅仁兄，是您要抬愛我們山東人，說話可別客氣。」羅文龍說：「是，我請問賢弟一聲，為甚麼不在山東？為什麼來到西川路呢？此地有甚麼高朋貴友呢？」崔成說：「我特來找我二主人。」羅文龍說：「是哪位呢？成名的便知。」崔成說：「此位大有名譽。」羅文龍說：「是哪一家呢？」崔成說：「我在山東濟南府南門外連水縣打虎灘，金花太歲普蓮是將之尾，兵之頭。皆因普大王叫我帶領兵卒，白銀□封，下山去買應用的物件。我在連水縣南門外，吊橋以北，路西酒館吃酒，路東三家賭場。那時我吃酒過量，因此上了寶場，□封白銀一寶沒紅。我因為是下山置買物件，不想賭博輸錢。我家大王說過一回，我是舊習文，故此我便沒有臉目回山。這才將兵卒還回山口，我一人狗奔西川，來到銀花溝，二大王普鐸的門下。來到那山寨裡面，我要打算報去那失銀之恩。不過我與二大王，素不相識，拜托仁兄代為介紹，您可曾認識他人。」羅文龍一聞此言，便鼓掌大笑，遂說：「崔賢弟你們藝業淺薄，不能跟普通人久在一處。」崔

成說：「那麼依您之見呢？」文龍說：「你要勝了我的拳腳，那待我將你引到銀花溝，與他人相見。」孔方心中暗想：如此甚好，我那拜兄，必要與我報那割包之仇。崔成說：「羅仁兄啊，你我要當場比武，是舉手不留情。」羅文龍一聞此言，不由心中暗想：我必須設法勝了他才成。要與我那拜弟，報那割包之仇才成。」此時那崔成也暗做準備，將頭巾也摘啦，大驚脫了下來，緊一緊絲鸞帶。羅文龍收拾齊畢，轉身行往外，說了聲「崔成，隨我來！」院子裡打掃乾淨。羅文龍說：「崔成，咱們二位可是素不相識，你要是把我打個手按他，我可以帶你前去。你要是勝不了我，那銀花溝你就不姓崔啦，我姓羅的就打發你家去啦。」崔成一聞此言，並沒還出話來，心說只不定把誰打發家去哪，遂說「請啊」。文龍上前搶步，右手一晃，左手的兩手指直奔那崔成的二目而來。崔成一想，這小子是下絕招哇，連忙一掉臉沒還招兒。羅文龍劈面掌到，崔成往旁一閃身。文龍往前一進身橫著一個撮掌，崔成又沒還招。羅文龍見他三招已過，並沒還招。這才知道來人武藝比我二人勝強百倍，遂問道：「崔成你為甚麼不還招？」崔成說：「羅仁兄，我叫您作引見之人，小弟焉有還招之理？」文龍說：「崔成你說話，言之差矣！你不把我戰敗，你怎能進山？」崔成說：「我一還招你就輸啦。」羅文龍說：「你為何不還招呢？你要戰不敗我，你如何進山？」崔成說：「羅仁兄，小弟要是一還招，您輸了可別記恨前仇。」羅文龍說：「焉有記仇之理？」崔成說：「那我可要多有得罪了。」羅文龍說：「請吧。」雙掌使了一個白猿獻桃，崔成便往下一矮身，雙手使了個海底撈月，將他雙手撈住，往裡一拉，往上一揚，崔成可就轉到羅文龍的胸前。那羅文龍一見，忙一用力往上一揚。崔成借勁往起一悠，雙腿掛著了他的腿。這個時候羅文龍可樂大發了，翻身跌倒。這手功夫名為反臂千斤墜，把羅文龍的五臟六腑，滿給踢翻了過，險些把他踢死。崔成把他踢倒，這才撒開他的手腕子，挺身站起。回過頭來一看羅文龍，見他直張嘴，連忙說：「孔主，我們哥倆個趕緊把大爺攙起來遛一遛。」這才把他扶起。文龍一張嘴，吐出一口鮮血。羅文龍說：「崔成，咱們兩個人並無仇恨，你怎麼還使千斤墜呢？這要是真有仇，這下子就要了我的命啦。」崔成說：「兄長您要是那麼說，您沒有毒招，也招不出我用絕手。倘若西川路的賓朋，不群戰，要講單打單鬥，我說話敵一點，無論他是誰也是難討公道。」羅文龍說：「好，孔賢弟，你去把你的三哥二哥叫來，與我報這個千斤墜之仇。」孔方轉身行往外，到了東村頭路南三友店，叫來囉文虎、羅文彪，三個人一同來到店內，追問裡面動手的情形，孔方細說一遍。文彪說：「好，二哥閃開了，待我與他過一過傢伙。」崔成說：「閣下不懂。」文彪說：「我們是親哥四個。往往有俗語，是上陣親兄弟，打虎父子兵。」崔成說：「閣下排行在三。」羅文彪說：「不錯。」崔成說：「我可是山東省的人，人與人不同。我跟你們哥四個動手，可是還有世外高人呢。」羅文彪說：「你就是跟我們哥四個動手。」崔成說：「羅三爺，我今天說話抖一點膽，我在這裡住個三五日，房價飯錢我全照給。每天有四位跟我動手，分上下論高低，無論是誰把我踢倒，那時我抱頭一走出西川省，滾回我的故土原籍。」

書中暗表，羅家哥四個，就屬文彪的武藝好。四里地長街，就得叫他過去。羅文彪說：「咱們過軍刀。」崔成說：「過軍刀，難道賭生死嗎？練武的人，勝敗輸贏乃是常理，為甚麼要賭生死呢？」羅文彪說：「你我一戰，咱們是有能為占上風，無能為認母投胎。」崔成聞此言一橫心。孔方說：「崔成，你要是有能為躲得開他這一條棍，就算你成。他的外號叫銅棍將鎮西川，西川的無敵手。」崔成說：「好！咱們哥倆過一過傢伙吧。」說話之間也就拔出了刀啦。羅文彪收拾俐落，來到影壁後頭取過一根熟銅棍。齊眉者為棍，故為百軍刀之王。崔成提刀一看他，要依著文彪的心裡是一棍就打得他骨斷筋折。要打在頭上，必須萬朵桃花，死於非命，方趁心意。不過是遇見沒有能為的人，他能如此。真要遇見有能為的主兒，他也難稱其意。崔成一見不由暗想：我一個人來到西川太孤，一兩招就得見輸贏。遂說：「三哥手下留情，請進招吧。」羅文彪雙手拿定銅棍是輕如鴻毛，要打到人身上，是重如泰山。崔成橫刀觀看，不由心中暗想：我要把他殺了，那時我一人難敵三人，架不住他們人多，莫若我多少叫他們掛一點傷，也就是啦。想到此處，見那文彪橫棍一撮，崔成看他這是絕招，往上一縱，腿准掄上。往下一坐腰，頭部就得挨上。他反到往前一撲身，橫刀來個正砍。羅文彪往下一貓腰，這刀就順頭髮就過去啦。刀一過去，文彪搬棍頭往上一立，壓他的腕子。崔成用左手一推他的左手，順胳膊一壓，右手刀往外一擄。羅文彪急忙往下一低頭，這一刀當時將他手絹削了下去，連帶一塊頭皮，鮮血流下來。這一來是他的刀法利害，二來是他身形真快，再說他眼神最好。所以一刀將他後腦皮削下二指寬一下子去。崔成連忙說道：「三兄長是我一時失手，多有得罪。來呀，快上點刀傷藥。」說著伸手取出藥來，替他敷上，用布包好。羅文虎一橫亮銀棍，上前說道：「崔成啊，你我分上下，論高低。你將我兄長打吐了血，如今又將他頭皮削下一塊，咱們二人是有死有活。」崔成說：「羅三爺，你們哥們跟我動手，我是□成能為，才拿出三成來。你不信咱們二人過招，一照面，我就叫你掛傷，你這還打甚麼呀。我要與他一動手，一招面再就結果他的性命，傷你們我就不肯了。」羅文虎說：「好，你不要說的朗言大語，我全不怕。而今你我是有死有活，非看一看你是怎麼一般利害。我們哥們不掛傷不算啦，再說咱們已然是過了傢伙啦，還說甚麼容讓的啦？」崔成說：「要是一招不讓，照面就得見輸贏。」他們二人正說著話，後邊的鐵棍就打下來啦。崔成往前一上步，後邊鐵棍就打來啦，「吧」一聲把地砸了一個坑。崔成一轉身，平著一刀直奔他右耳門子。孔方一見，大聲說道：「姓崔的刀下留人！」崔成見刀已然臨近，聽他一說，連忙用刀一揚，刃朝上，順著右臉，往上一走，那右邊耳朵，就掉下去啦。文虎一看四弟的耳朵掉下個去，他就急啦。崔成說：「無名的小輩，你沒報通你的名姓，給你家崔某來個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你是甚麼東西，如此看來你們這西川路上的人，好不是道理啦。若不是孔方說了一句話，我定叫你的屍首兩分。」羅文虎說：「崔成，你可千萬不准說出不遜之言，他不是外人。」崔成說：「他不是外人，是甚麼人呢？」羅文虎道：「那是我四弟羅文豹，別號人稱鐵棍將。我弟兄金銀銅鐵四條棍，震西川。你如今將我弟兄四個人戰敗了，你可算一個豪傑。待我將你引入銀花溝，會見我那兄長普鐸。」崔成說：「我崔某人來到西川不講人多，不講暗算，你有雄兵百萬，戰將千員，我也不懼。生死置之度外，生而何歡？死而何懼？」羅文虎說：「崔成，為人作事，我四弟無知，你我也就不必動手啦。你在店中等候，我二人上山，面見普鐸，引你入伙。」崔成說：「就是吧，您見了普二大王，多給美言就是。」羅文虎說：「你不必多言，如此看來，你的武藝是壓倒西川。」羅文龍與多頭太歲孔方三個人上山。文虎說：「你們哥三個先在店中等候，待我弟兄去面見他人。山上若是用人，我叫孔方回來，再請你上山，天下佔山是一家。」

說完三個人出店，崔成送出說道：「三位兄長，我可不遠送了，聽您的回話。」三個人說：「中啦吧。」當時三個人從此一走，來到中途路上。羅文虎說道：「孔賢弟，可不是我心眼多，究竟我心中猶疑不定。」孔方說：「大哥您只管放心，那崔成在山東地面待不了啦，一心投咱們西川來。要是再不收留他，那他就沒地方啦。」羅文虎說：「那他們在山東待不了啦？」孔方說：「是呀，他但分要是能有地方，為甚麼往這裡跑呢。依我之見，咱們到了山上稟報普鐸。到了那時把山上規則，預備齊備，考查他的膽量如何。」弟兄三人主意已定。少時到了東邊山的山口。一進山口，直到寨門。到了門前，說道：「兵卒，二大王可在山中？」兵卒說：「正在山中。」三人說：「可以給回稟一聲，就說我們弟兄來啦。」兵卒說：「您三位常來常往，選用回稟，幹什麼呀！」三個人來到了裡面，來見普鐸，行禮畢，普鐸說：「三位賢弟有事嗎？」羅文龍說：「有事。」當時將崔成之事細說了一遍。普鐸說：「他的藝業如何？」羅文龍說：「他的藝業比我弟兄勝強百分。」普鐸一聞此言，吩咐鳴鑼聚將。當時鑼聲響，兵將人等聚到廳前。普鐸用鑼錘一敲鑼邊，大家一聲不響。普鐸說：「頭道寨大門以裡，要兵卒四百，要這樣的預備；二道寨欄門之內，要這樣的形景；三道門以裡，也派四百人要這樣的辦理。」當時又挑出四個身量最高大的嘍兵出去接崔成，要這個樣的辦理。大廳前邊嘍兵，必須如此的準備。按下此大廳不表。

如今且說雲中燕子崔成，在外邊等的功夫大啦，這才看見從裡面走出四個身量高大的嘍兵。身高九尺開外，各個身體強壯，粗脖梗，大腦袋。青布貼身靠襖，藍布護領，青紗布紮腰，青布底衣，魚鱗灑鞋，青布襪子，青布裹腿。一面兩人，旁邊站立。崔成往山上一看，是土雨翻飛，煙霧瀰漫。不大工夫那多頭太歲孔方才從裡邊走了出來。孔方說：「崔賢弟，往裡請啊！」崔成當時邁步往裡要走，旁邊兵卒說：「朋友，慢走！這裡上山的規矩，你可曾知曉？必須先將軍刀物件百寶囊大擎，一齊全行摘下為是。」崔成一聽，連忙將那些完全摘下。孔方說：「賢弟你可要遵山令，屈尊屈尊。」崔成說了一聲「好」。說著把雙手往背後一背，過

來人將他綁了。孔方說：「多有得罪了。」說完他往裡跑回見普鐸，二次行禮。此時屏風門裡預備下八仙桌一張，桌上放著一塊方盤，裡頭一塊嫩肉，旁邊一口牛耳尖刀。孔方見預備齊啦，這才吹哨子一聲響。崔成才進頭道寨門，他一看這兩邊有四百兵卒，每人全是青絹帽單砂，前後撮打象鼻子疙疸，各人手中一口斬馬刀。兩方面刀交結一處，當中是走道。崔成一見，這才低頭鑽進刀下，往前行走。走在中間，上邊刀「嗆啞」一響，崔成並不擔驚害怕，面不更色，仍然往前走。那孔方在暗中一看他，真是面不更色。崔成一看那邊還有刀搭□字，也須低著頭看著走。來到二道門以裡，又是四百人，每人還是單刀，上頭刀尖對刀尖，下邊也是如此，刀刃衝外。崔成到了此時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，不由心中暗想：這普鐸乃是西川的有名總瓢把子，果然與他人不同。可是我崔成來到此地，不能叫他把我山東人脈給耗了去，一筆寫不出兩個山東省來。想到此處，他這才將死置之度外，當時鑽刀而進。又來到三道寨門，還是四百名兵。每人全是單腿打扞，手中全是攢竹槍一條。三道門直到屏風門，不見甚遠。此時崔成施展絕藝，腳尖一著地，一長腰，「唻」的一聲，就縱進屏風門。當下距離有兩丈，燕子三抄水，那全不足為奇。他這功夫，比那個都快，要不他怎叫追雲燕子。他現這手功夫不要緊，當時嚇退了群賊一怔。崔成來到裡面一看，迎面有一座八仙桌，桌旁站著一個大兵卒，他身後有一把椅子。此兵身高頂丈，披散著頭髮，面如黑鍋底，硃砂眉大環眼努於眶外，蒜頭鼻子，翻鼻孔，一絡紅鼻鬚子，短鋼鬚，如同蒿草一般。上身穿青緞色貼身靠襖，白護領，紅絨繩□字絆。一巴掌寬皮挺帶紫腰，三環套月，青布底衣，足下薄底快靴。左手插腰，右手拿著一口牛耳尖刀。一見崔成來到，他「哇呀」的怪叫，問道：「對面來到可是崔成嗎？」崔成道：「不才正是崔某。朋友你貴姓？」此人說：「我叫赤發太歲焦亮。崔成你可有膽力吃肉？」崔成一聲沒言語，就把嘴張開了。那焦亮用刀一扞那塊肉，往出一遞，直奔崔成口中而來。崔成一見刀進來了，咬著肉一甩頭，焦亮往外一奪刀，將那塊肉又帶出去啦。崔成說：「焦亮，你們山上之人好不景氣，行事不到，可見你們山主的不利。」普鐸一聽山主不利，心中大怒，吩咐一人將焦亮綁了，當時過來□幾個人，立時把焦亮綁了。普鐸下令將他推出砍了。崔成一見，連忙說聲：「普大王刀下留人！」普鐸說：「崔成，別人的情我決不准。今天你初次到山，我給你個全臉。來人把他拉回來！」崔成說：「普大王您有所不知，這樣要殺他，他心中也不服，必須叫他心服口服死也甘心。請問大王您刀下是真刀，為甚麼我咬住了，他還能給帶了出來？」

孔方一聞此言，連忙過去拿起牛耳尖刀一看，原來上頭刀彎了回來，連忙說道：「普大王，這個牛耳尖刀是彎回來的。」普鐸一聽，此人口中全有勁，會把刀尖給咬彎了，遂說：「焦亮，並非是我斬，只因他是我兄長，在山東屯龍口打虎灘那時，他乃是一個將之尾兵之頭。來呀，快將崔成的綁繩撤下。」孔方一聞此言，連忙將他綁繩給解啦，這才上大廳與他致引。羅文龍用手一指說：「崔成，這位便是普大王，姓普名鐸，外號稱銀花太歲。」崔成一看此人身高八尺開外，白煞煞的一張臉，寶劍眉斜插天蒼。頭戴青緞色軟紮巾。青緞軟袍兒，鸞帶絲襪，緊襯俐落，藍紡絲底衣。足登搬尖灑鞋，花布裏腿，青襪子。崔成連忙上前行禮。普鐸說：「崔成，你由山東省到這西川地面，你有甚麼意思呢？」崔成便將撒謊之情細說了一遍。普鐸一聞此言，他所說的話與羅文龍所說一樣，遂說：「崔成你在我兄長山上身在何職？」崔成說：「將之尾，兵之頭。」普鐸說：「崔成，你要當面試藝，我看你的技術如何，大小給你個寨主，在大廳之內，也有你個座位。」崔成說「普二爺，您看在我家大王的面上，賞一把金交椅，我當面謝過。」普鐸說：「來呀，把他軍刃拿來。」兵卒答言，當時送了過來。崔成接過，穿戴起來，週身收拾緊襯俐落，抽出刀來。普鐸說：「且慢！此時兵將全在大廳之前，必須當面試藝。」說完一打鑼，二次聚來兵將。崔成說：「二大王，我的暗器，是百發百中。尤其是敗中取勝的飛刀，施展出來，令人難躲。」說完他來到當場，說了聲「我讓過了列位寨主以及諸位弟兄。」他把刀法練了出來。大家一看他這路刀法，在西川還沒有這麼樣，大家不由暗中誇獎。崔成他看普鐸在北房廊子底下，倚靠門柱，遂說「二大王，您看我的刀法怎麼樣？」普鐸說：「可算第一。」崔成暗想待我耗一耗你的脈。想到此處，練到快處，一輪刀直奔明柱，飛了出來。普鐸一見刀到，斜身低頭出去。那刀「嗆」的一聲，便插在橫匾之上。崔成來到近前跪倒，口中說：「二大王快將雙手綁了，您多有受驚，奴才我失了手，您多有受驚啦。」那普鐸是鼓掌大笑說：「崔成你何罪之有？」崔成說：「二大王，我這口刀是走了手啦。」普鐸過來，雙手一捧他的手腕，在他心中，是要看看他的功夫，也是要耗耗他的脈。崔成一硬腕，普鐸一摸他的腕子，如同銅鏡一個樣，連忙撒了手。崔成說：「二大王您讓我哪把金交椅？」普鐸說：「第六座的寨主。」焦亮一聽，連忙說：「二大王，他由山東省來，他在屯龍口乃是將官之尾，兵卒之頭，您將六座寨主賞與他人，小弟我上哪方？」普鐸說：「焦亮，你要是不服，可以你二人在廳前對刀。你要是他人的對手，六把椅還是你的；你若不是他人的對手呢，那只好讓與他人。」

原來普鐸有一宗心意：因為焦亮刀法在他之上，這個人的刀法呢，能在西川占第一，為是叫他二人比一比看，到看誰好，因此叫他們比刀。焦亮說：「二哥，我兩個人要是對上刀啦，掛傷為輸。」普鐸說：「崔成，你把刀起下來。」崔成走過去將刀起下來，遂說：「焦亮，你我二人在廳前分上下論高低，是傷算輸，這可是你說的。二大王，還是論生死的傷，還是點到而已的傷呢？」普鐸說：「還是點到而已吧。」在他心中暗想，得一幫手不易，可是不能夠得一個傷一個。焦亮的刀法，絕對不如崔成。遂說：「二人較量高低，可是誰也不准傷損誰。」焦亮一聽，雖然說誰也不准傷損誰，可是他來到西川不能叫他占上風，多少我也得叫他掛點傷，趕巧了叫他廢命。崔成說：「焦亮，我崔成是初次來到大寨，你我二人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最好還是插拳比武，不必過傢伙。咱們一過軍刃啦，難免有個失手。那時躲之不及掛點傷處，那倒有個不方便。」焦亮說：「不要緊，咱們兩個人過傢伙。」崔成一想：我要用刀跟他一過傢伙，叫他們大家小瞧於我。像他這樣無名之輩，何足掛齒？他不過是一勇之夫，終無大用。犖小子一個，空有六坐寨主，絕沒有為人之處。他可是西川人。我肯跟他過傢伙，上至寨主，下至嘍卒，並無有一個答言解勸之人。如此的看來，小子一定沒有屈己從人之量。這口刀要是我拿著，是一口刀，他要拿著廢鐵一塊。崔成這個地方，就叫放份，遂說：「焦亮，你這個人好不知自愛。我倒肯讓於你，你非過軍刃不可。衝你一說過傢伙，我倒給你個便宜。講單打單鬥，不用跟你拿傢伙，你得甘拜下風。」焦亮一聞此言，「嘿嘿」一陣冷笑，遂說：「崔成，可不拿傢伙？」崔成說：「你拿一塊廢鐵，我拿傢伙乾嗎？」說著雙手一捧，說聲「請！」焦亮左手一晃，右手一刀向下劈來。崔成見刀到，手連動也沒動，往旁一閃身，他刀就空啦。刀一空往外一推腕子，刀往外走，崔成往下一坐腰，刀過去了。他又往懷中一拉，崔成連忙使了一個鐵板橋。三招已過，崔成說：「且慢！頭一手刀，乍來到山上，以後你我天天相見，是久在一處；第二招我不還招，是看在二大王的面上；第三一手沒還招，有見面之情。這三手已過，你還不認輸嗎？」焦亮說：「我不認輸。」崔成說：「我一還手就叫你甘拜下風。」焦亮說：「是牛全是宰的，沒有吹死的。」說著話托刀往裡一紮他，崔成往旁一閃，右手一蓋刀背，往裡一划，當時拿住了他刀護手盤。往前一拉，低身上步一左掌，名為撮掌，在他右肘上就打上了，「吧」的一聲，左腿使個裡排腿，掌腿一齊到。當時焦亮打倒在地，自覺心口一熱，嗓子一甜，一口鮮血噴出唇外，將他五臟打翻了個。

大眾一看，暗暗誇獎他果然藝業高強，在你我大家之上，咱們過去真是白給，可算無名之輩。羅文虎一看，崔成的能為，實在是高。孔方、文龍、文豹，連忙過去先將焦亮換了起來。問道：「你們兩個人這一來怨誰呢？他來到西川，一而再的讓你，你偏不答應，如今怎樣？」焦亮是個不見黃河不死心的人，他說：「崔成，你當著大眾將我打吐了血，我到是不記恨於你，可惜我的秉性不好，因此吃虧。你我久後在一起，日子太多啦，那沒別的可說，還求你多加指點刀法。」崔成說：「你我既已說出，那咱們親弟兄一般，這不是小事一段。」銀花太歲普鐸說道：「第六把金交椅歸你崔成，第七為焦亮。」崔成說：「他占第七座，那他不服。我能替你與他走幾合，無論是拳腳刀法，是隨他人之便。」說的大家閉口無言。

這裡普鐸帶著崔成在山上各處一繞，指點好了那裡出，那裡入，全告訴好了他人，然後來到大廳。崔成在山寨半年之久，銀花太歲在暗中一調查崔成，真是並無躲懶之處。處處地方他全小心，專心保護山寨。普鐸這才叫過羅氏弟兄與孔方以及崔成「咱們弟兄結盟喝血酒。」遂說：「文龍，結交崔成，就是我的左膀右臂。」文龍點頭說「是」。從此他在這山上二年，後來雲峰段峰回山，勾走普鐸；何家口一鏢三刀，治死何玉。他回山後，是約下西川的賓朋不少，為是防備他們山東人前來報仇，又將羅家店之事安置齊畢。直到如今，兩個月有餘，是音信皆無。這才命崔成帶五□名嘍兵，在東四道圍子牆那裡駐守，是三間房一明兩暗，下面

有四道地弦，直通明間後房沿。有四棵明柱子，上頭有四個走鈴。由北邊這柱子說起：頭一道走鈴響，是外圍子拿人；二道走鈴響，是卷網拿人；三道走鈴響，是翻板有人被擒；四道走鈴響，那是萬字坑攬輪刀捉住了人。那普鐸帶著崔成，圍著各處一巡視，全都指給他了。從夾壁牆到外邊這股暗道，也叫他知道了，就拿他當了心腹之人，崔成到各處全看明白了。另外有一張陣圖，上上頭注寫的明白，哪裡為總弦，哪處為管弦，又甚地方為放弦，各種的鑰匙全在哪。由今天起，是五天一次，上一回大廳要聽崔成的報告。崔成答應，這才帶著這五□名兵卒，在這裡把守。那崔成對待兵丁，是如同親弟兄一樣，屈己從人。這五□名兵卒，跟他也是一心一意，服從於他。崔成暗將陣圖放好在兜囊之中，便對兵卒說道：「列位弟兄，咱們無論是誰，可在日出以後，日落以前談話，別的時候可不准閒談。」大眾俱都點頭。

書要簡短。崔成從此是隔五天，便到大廳一次，報告無事。這天他又來到了大廳，普鐸說：「崔賢弟，我昨天夜內偶得了一兆，我看見老賊何玉，捧刀將我的臥室明間的門給劈啦。他身後有小畜生何斌，另外還有許多的人等，我沒看明白。那何斌是跟我全家來拚命，他要報那一鏢三刀之仇，將你那嫂嫂一刀結果了性命。我心中一著急，醒來卻是一夢。那時山上梆鑼齊響，正是子時應兆，不知主何吉凶？崔賢弟你今天把他們安派好了，我遭賢弟你夜探羅家店。」崔成說聲「是！」這才回去到了三間房，叫五□名兵卒，安置齊畢。這時有一人說話，說道：「崔兄長，您對待我們真是恩重如山，我們粉身碎骨難報此恩呀！」崔成說：「你何出此言？你們大家裡頭，也有年長的，也有年幼的，有一件事我對你們說：今天二大王派我下山，夜探羅家店，我要是回來，你們大家還可以歸我管。倘若我一去不返，那你們就不用與我再見了，咱們是來生再見。」眾兵卒說：「您別那麼說，您來到西川還這樣的交友誠實啦，真是在山上就沒有幾位護胸口的朋友嗎？那些位山東的人前來報仇，就許內中有一兩位，也可借此得有活命。我們大家盼望您早去早歸。」崔成說：「諸位，我可是山東省的人，我到了那裡，他們報仇的人，要是真來了，我被獲遭擒啦。你們在山上是當一名嘍兵，要看那山東省報仇人來到，可要各處逃命，千萬可別上前去攔擋。他們有那明白的主兒，可是刀撿有仇的殺。要遇見那無情度理的主兒，他可不管一切。叫你們山上，上自寨主下至嘍兵，一齊命喪。你們大家家中一定還有妻子老小，哪能像我似的，孤身一人，沒有哭的嗎。」他說著話，眼淚不由在眼眶內還轉。大家一見，無不心酸。那崔成說完，轉身往外行走。大家一齊說道：「崔大哥。」也有叫崔兄弟的，說：「您探羅家店，不是夜裡去嗎？作甚麼白天走呢？咱們大家再盤桓一會兒，好不好呢？」崔成說：「列位不知，那大廳之前，還有事呢。」說完他趕奔大廳，與普鐸一說話，他是一驚一乍的。應前有一桌酒席，大家坐在一處吃酒。惟獨那雲峰、段峰、普鐸三寇是變顏變色。眾人吃喝已畢，殘席撤下，獻過茶水，一天無事。晚飯吃完，天交初鼓，崔成這才來到三間房子，安排好了這五□人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